

人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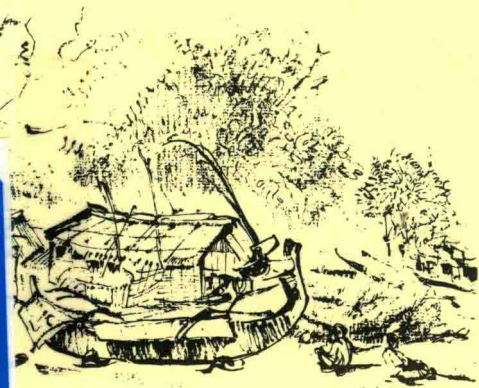
人间奇文
天真其趣

天真

花如掌灯

著

世上的好故事，
总是几分天真，
几分有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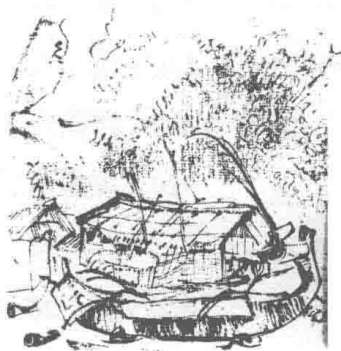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人间 天真

人间奇文
天真其趣

花如掌灯 著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天真 / 花如掌灯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9.3
ISBN 978-7-5513-1596-8

I. ①人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02324 号

人间天真

RENJIAN TIANZHEN

作 者	花如掌灯
责任编辑	马凤霞 彭 雯
特约编辑	宗珊珊
整体设计	Metis 灵动视线
出版发行	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1388号 710061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640mm×960mm 1/16
字 数	190千字
印 张	18.5
版 次	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1596-8
定 价	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
联系电话: 029-87250869

目 录

- 弹 涂 / 001
瓜 纹 / 003
惜 食 / 005
扁 毛 / 009
哼 唬 / 011
大 鱼 / 013
大蒲船 / 016
石佛庵 / 019
锣 / 022
沉 水 / 024
四野食 / 026
黄花与黄瓜 / 032
爆米花 / 034
年糕如雪 / 037
煨 粥 / 040
鱼 羹 / 043
蓼草、酒娘、酒酿 / 046
食 药 / 049
风绿风白 / 051
蚕豆花蕊黑 / 054
芥菜与雪里蕻 / 057
树开花 / 060
山上柴 / 062
木芙蓉与松花 / 064
麦秸秆 / 066
灯 芯 / 068
豇 豆 / 071
梅 / 073
葵 花 / 076
金银花 / 078

- 夜夜红 / 081
 兰 草 / 083
 苦楝树 / 085
 扫帚树 / 088
 矮 李 / 091
 蝌 蚪 / 094
 雪地麻雀 / 096
 猫叫春 / 098
 阉 鸡 / 100
 鱼 罩 / 103
 鱼 / 106
 鸭子嗦卵 / 109
 牧 鸭 / 111
 村 狗 / 115
 梁上燕 / 118
 雁 过 / 120
 和尚来生 / 122
 羊叫三下 / 126
 继孟箍桶 / 129
 清 楚 / 132
 小外婆 / 134
 鬼 豆 / 137
 舅 舅 / 139
 玄 衣 / 141
 舅 公 / 144
 贤 恩 / 146
 茄子的儿子 / 148
 驼 背 / 150
 喜 / 153
 说 话 / 156

- 嘴 巴 / 158
 酒 徒 / 160
 切 骨 / 163
 菜 花 / 165
 戒 饭 / 167
 勺与鹅婆 / 171
 木 匠 / 176
 好 娘 / 179
 弟 弟 / 181
 元 亨 / 184
 白 眼 / 187
 麻 绳 / 190
 羞 怯 / 193
 大平是獬豸 / 196
 亲阿罗 / 199
 贱良平 / 203
 羊癫与花癫 / 207
 好的意思 / 210
 小 调 / 213
 呆 坐 / 217
 听 影 / 220
 重 梦 / 222
 年 画 / 225
 凉 床 / 227
 结 绳 / 229
 七 夕 / 231
 阳 光 / 234
 暮 色 / 236
 午 后 / 238
 春 雨 / 240

旧时雪 / 244

星可数 / 246

雾 霭 / 248

炎 夏 / 250

骄 阳 / 253

五 月 / 255

鬼是据说 / 258

灯笼鬼火 / 261

活灵西出 / 265

绝壁坎 / 267

灰鳖洋 / 270

和尚山 / 272

寒 溪 / 275

屋 漏 / 277

清水池塘 / 279

隔着水 / 282

冷 雨 / 284

山 色 / 286

寒意与闲冬 / 288

弹涂

对人来说，鲜美必须有水分，味精除外。味精是对舌头的欺骗，这样的欺骗如今很多。弹涂始终找得着北，人没有这样的本领。

弹涂是一种鱼，水上水下都能呼吸，不善于游泳，善于在落潮的海涂中跳。把弹涂捉来，放在浅缸里养，盖上盖，一夜之后，弹涂们的头都朝北，身子捋直排着浮在水面，条条都睁着青蛙似的眼睛望星空。盖子没有星空。

弹涂的北望，是一种留在基因中的印记，一定有其意义，有巨大的意义。你可以对我不理解，但我们都有意义。人如果有弹涂那样水上水下都能呼吸的本领，将被视为神通。弹涂守在海与陆地的交界处，既不到海里去，也不到陆上来，这也有意思，守候就是意思。还有一种意思是弹涂特别鲜美，好东西才鲜美，是能量饱满的生命。

对人来说，鲜美必须有水分，味精除外。味精是对舌头的欺骗，这样的欺骗如今很多。弹涂始终找得着北，人没有这样的本领。

我在水面上跑。梦中。当时的疑问是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今天才试，分明这是不难的。清水，跑过去也是清水，只要不停下来，脚下始终是清水。

我就这么以为自己拥有了水上赤脚走路的技能，并赞许自己对水的体恤。我能在水上站着，却选择跑——跑的意思是：这样托着我的水可以轻松些。人在水上行走，是人和水两种事物共同的事，如果仅以为是你在水上走，就是不地道。人们没有想过这些，所以他们不能在水上走路。一直都不想，一直都无法在水上走路，沉是必然的。鱼能，木头能，因为鱼和木头都这样想，铁如果能这样想，铁也能在水面上走，船如今都是铁做的。

所以能不能在水上走，跟质地无关，只跟想法有关。陆地，它迟钝一些，办法有些笨，它只会缩作一团。缩其实也是逃遁，变成球之后，它逃无可逃。人因为渺小，没有看出陆地已经缩成了球。我小舅舅就至今以为陆地不是球，他说：哈哈，陆地是球，人如何在上面站得牢？我小舅舅是脱离了渺小的人，眼界非常大。

地球凭空着，太阳凭空着。“凭空”是什么意思？

瓜 纹

我的一位前辈，不吃变了形的东西，比如拐脚鹅、反翅膀的鸡等。我是不吃无瓜纹的西瓜，知道吃了也不会有坏结果，但好像担心自己会失去一种把持，会混乱。

看到西瓜，以前常会沉思良久，是因为它的形状和花纹。许多瓜吃皮，西瓜是吃瓤的，西瓜的皮越薄越好。西瓜皮让人想象最多的地方是最外面的一层，叫翠衣。青翠的底子上，有墨绿色的花纹，这花纹从西瓜开花坐果时就有，是随着瓜的长大一起长大的。

瓜熟后，里面黑色的西瓜籽是对应花纹分布的。小时候，因为经常看到西瓜而很少有机会吃西瓜，就对西瓜很熟悉，又心生亲切。

舅舅在和尚山的半山腰种了一块地的西瓜，在瓜地边搭了一个草棚。草棚用松树支起来，其实像一张四面有草帘又有草屋顶的大床。人要日夜在草棚里守着，看瓜防贼偷。守瓜很寂寞，白天烈日炎炎，草棚里呆坐打盹，忽然一阵山风吹来，风也是熏熏的热。夜里山中倒是凉快，满天星斗，虫鸣声四起，草叶凝露，但蚊子多而且大，要浑身裹被单。群星在闪，夏虫在叫，看得久时，会觉得模

糊。我现在夜里偶尔抬头看星时，就会在感觉中浮起虫鸣声。

后来挂了一顶蚊帐。有一次我半夜去替表兄，大月亮下，山中孤独搭着一个草棚，草棚里挂着一顶白蚊帐。表兄在蚊帐里点了一支蜡烛壮胆，他又裹着床单坐着，我远远地站着，不敢走近。他颤声喝问：谁？烛被问灭。月下山中冷清幽黑，深潭的水一般。

守瓜田，最胆战心寒的是夜里，会被吓哭。哭也不敢大哭，只嚶嚶地抽泣，无助地。表兄单独在夜里守瓜只守了一夜，第二天哭诉，说是山里的东西半夜打着灯笼潮水一般都压向瓜棚，压得棚顶吱吱响，大胆睁眼看一下，蚊帐四周墙一样垒着一张一张的脸。

中午渴极时，可以许摘一个小西瓜吃。瓜地里的西瓜大大小小一个个睡着，太阳直晒着的熟瓜在中午拍一下就会裂开。我外婆有一把我整个童年都始终不忘的西瓜刀，黑色，一尺半长，祖上传下来的。虽然瓜已裂开，但仍要劈一劈，劈就顺着瓜纹劈，有几条瓜纹切几片瓜，决不把瓜纹切碎。守瓜人选的瓜，瓤鲜红如霞，籽黑如点漆，透沙，雪甜。雪甜，当初就是那么说的，不料汉语没有这个词。

许多年后，有了像冬瓜一样的西瓜。瓜没有了瓜纹，我从来不吃，也一直不能接受。我的一位前辈，不吃变了形的东西，比如拐脚鹅、反翅膀的鸡等。我是不吃无瓜纹的西瓜，知道吃了也不会有坏结果，但好像担心自己会失去一种把持，会混乱。

惜 食

羊不必为吃草而种草，低头啃就是了，所以羊的生存是悠闲的，没有愁心，散漫得随心所欲。枯冬，羊干草也吃，一样津津有味，裹着自己天生的皮袄，不知道什么是严寒。这样的衣食无虞，人羡慕，人不能够。

如果单以吃论，人是不及许多动物的，比如羊。羊吃草，什么草都吃。羊不必为吃草而种草，低头啃就是了，所以羊的生存是悠闲的，没有愁心，散漫得随心所欲。枯冬，羊干草也吃，一样津津有味，裹着自己天生的皮袄，不知道什么是严寒。这样的衣食无虞，人羡慕，人不能够。

荒村的忙碌几乎都是为了吃，一年四季不住地劳作，艰辛苦过牛，但完全吃饱的时候不多，有的人家还要断炊。“断炊”一词如今只能想象。到邻家去借米，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和脸面？荒村的光阴里常有这样的事，这时候人是连羊都不如的。

在荒村，世代家教的第一课就是惜食。掉在饭桌上的一粒饭粒，白得很瞩目，都要捡起来纳进嘴里。有时饭粒嵌在了桌缝里，大人

忽地拍桌子，饭粒也惊恐，慌忙跳出来。如果不捡，大人高举筷子在你头顶，说：不惜食，你会遭雷劈的。高悬又立即要劈下来的筷子，有闪电一般的不容，像是借了天威。吃甚至大过天威。荒村俗话：天雷不打吃饭之人。这是对吃的一种尊重，唯吃难得，有怜悯，天雷都容你吃完再打你。

我们从小对吃有“天”的联想，雷雨天做了坏事，内心忐忑怕遭雷打，就会去捧一只饭碗在手里，装成吃饭的样子，等雷声在头顶轰隆隆地过去。

瓜用网兜装了，浸在井中，傍晚捞上来，在石桌子上切开，一人一块。蜜蜂在墙头的牵牛花间嗡嗡嗡，柳树间的蝉时鸣时息。小的瓜我喜欢整个吃，以为整个吃滋味才完整，瓜分了之后吃，便只有瓜几分之一的味道。大如西瓜的瓜没办法，从凉井中出水后，翠生生搁在桌上，用水洗得雪亮的刀背在瓜上轻轻一敲，咯的一声豁开，便是比吃还好的感觉。

另一种很好的感觉是，晌午巷尾屋角的阴凉里，农妇将自家地里的瓜连叶摘来，放在竹箩里，家长里短地闲聊。几个小孩在箩边，边用小手胡乱摸瓜，边抬头问婶娘这瓜甜不甜呀，阴凉里这瓜便被血红地切开，一人亲一口算作瓜钱，猫狗都在旁边看。

吃了可以成仙的东西，据说有千年何首乌、茯苓、灵芝和甘露。黑松的松针上霜似的凝结着糖，我们料想这就是甘露。甘露冬天才有，只有黑松的松针才结甘露，深冬上山，望之雪白，如崖上冰凌。

世上的东西，多不可小看，比如蚜虫。蚜虫不扰人，但可以成群结队地飞如云，它们把蜜吐在松枝上——一说是把屎拉在松针上，结成饴糖，多时可以把松枝压弯。这饴糖入口即化，蜜一样甜，有松枝的清香。粘在松针上的积尘，也一起在嘴里咂，吃后嘴上一圈黑。自己在手背上亲一口，会留下墨黑的唇印。

冬天，我们每天上山找“甘露”，发现了荒村有甘露，以后每个冬天都很甜。

荒村的甘露年年如霜如雪，甜如蜜，这是荒村的意外。

干藤喂牛，牛嚼得满嘴是白沫，站着。牛的眼睛能看清脸两侧不同的东西，耳朵能扑棱扑棱地听动静。牛眼无思无忧，嘴里默默地嚼着。牛棚四面透风，冬天的牛足不出户，嚼枯藤。水牛毛短，黄牛毛长，长也不过及寸。大雪天，牛便卧干草上御寒，白雪映在牛眼上是一点亮光。牛是不吃雪的。

春天，牛食苜蓿——苜蓿人也可吃，成捆成捆嫩绿的苜蓿有芳草气息，牛还是悠悠地嚼，不紧不慢。苜蓿开花时，整个田野都是紫红色，人们给牛吃黄酒冲鸡蛋，牛就被牵出上犁。春耕，一般是在寒雨里，牛踏着苜蓿花，雨水中牵着犁，悠缓地翻耕着泥土，处处是春草和泥土的气息。

初入夜，牛也是提灯时节归来。牛踏路上的积水，如踩碎玻璃，牛踏卵石铺的硬路“嘚嘚笃笃”，后面跟着提灯背犁牵牛绳的人。牛认得夜路，仿佛把人领回家。牛被系在牛栏里，嚼一夜的草，边嚼边站着睡觉，始终不说一句话。

牛是欠着人的，牛绳穿了鼻子。

坡上路边有桃花，牛也不吃桃花。我总觉着世世代代的牛眼里，世界如草芥，小得不能再小，所以没有惊心的事。“哞”地叫一声，或是太阳出来了。

扁毛

一股气使禽兽身上的毛有扁有圆。扁毛的动物会飞。传说天上飞的禽要比地上爬的兽高贵，地上爬的要比地下掘洞的高贵。

一股气使禽兽身上的毛有扁有圆。扁毛的动物会飞。传说天上飞的禽要比地上爬的兽高贵，地上爬的要比地下掘洞的高贵。按佛法的分类，水里的生物叫湿生，湿生也分好多种。如果海也是天空，鱼、虾、乌贼都会“飞”，甚至海龟、螃蟹。

海岛将螃蟹叫“飞水”，整个身子横在海里穿梭，划出一条很优美的弧线。海龟的“飞”是爬，在水中爬，挣扎状，大多数的气力花在不使沉下去，爬起来很慢，是游泳。大多数鱼都长鳞，鳞也是扁毛。鱼的扁毛像指甲，浑身长满，但排列得很整齐。海里，光滑如鳗鱼者也会“飞”，不会“飞”的是螺贝之类，这是它们存心别扭，身子长得像石子。有的贝干脆就把身子长在石头上，像淡菜，一辈子不挪一下。

扁毛是羽。比较配套的是鸭子，嘴也是扁的。鸭子在水里浮如

船，无数的羽叠在一起垫着水，不会渗漏。鸭子从前是会飞的，野鸭就是鸫。“落霞与孤鸫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独鸭。

鸡的漂亮纯是因为那身毛，长长短短还染了色，雄鸡一身华丽，很配司晨。但司晨完全虚张声势，雄鸡不啼，太阳也是会出来的。这样的虚实结合，雌鸡难免要动心。拔光毛的鸡，比乌龟还难看，所以鸡们上床从来不脱衣服。

凤凰也是扁毛，没见过凤凰，最像凤凰的是孔雀。孔雀的排场有些累赘，弄得起居不方便。孔雀开屏的本质是起鸡皮疙瘩，这样的混乱就很不符合逻辑。